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第二十条》： 悲喜交融的现实力作

■文/王懿涵

2024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再携新片《第二十条》与观众见面。该片以喜剧手法包裹严肃主题,巧妙串联三个案件,以小人物的视角聚焦法律与人性的博弈,透过充满烟火气息的故事呈现,讲述了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印刻在每一个观众心中,一经上映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春节档之后更是显示出较强后劲。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首先是对现实题材的拓展。《第二十条》是张艺谋继《坚如磐石》之后,又一部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之作。该片聚焦“正当防卫”这一议题,故事内容取材自真实社会事件,抓住了大众关切的社会话题,精准地诠释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并将该法律条款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难进行艺术化的解构与重构,向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正义呐喊。

其次是影像风格的现实化。《第二十条》一反张艺谋导演惯常喜爱的形式之美,彻底摒弃华美绚烂的艺术雕琢,转而采用朴实自然的影像风格,以真实的影像呈现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质感。全片没有奇巧炫人耳目的场景,而是以扎实的叙事、厚重的主题回归创作本身,是一部深刻反映现实的真诚之作。

最后是对弱势群体观照。影片用较多篇幅刻画弱势群体,如被校园霸凌的学生、被骚扰的女乘客、被欺凌的残障人士等。而面对霸凌事件,霸凌者的肆无忌惮、旁观者的冷漠纵容、被霸凌者的绝望怯懦,往往使弱势者更加弱势,终成难破之困局。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郝秀萍,她与女儿都是聋哑人,长期受到恶霸欺凌,是有苦难言,以至绝望跳楼。《第二十条》通过对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的刻画,引发观众深深的共情与思考。

情法抉择间的剧情设计

一是影片采用三线平行叙事结构。三个故事在平行时空中同步推进,通过不断的串联耦合,巧妙地呈现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的主题。影片通过恰当的节奏把握,细腻地展现出情与法的艰难抉择,深深牵动着观众的内心。公交车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拯救被流氓骚扰的女乘客反被判为故意伤害罪;韩雨辰英勇救下被校园霸凌的同学,反被施暴者以被击受伤起诉;王永强奋起反抗欺辱自己与妻子的刘文经,却也要锒铛入狱。而这三条故事线,精妙地汇集在一起,汇集在检察官韩明的身上。张贵生意外死亡之后得到迟来的正义;校园霸凌的施暴者得到了应有处罚;郝秀萍不堪负重跳楼后,王永强之案也迎来逆转。当这些事件在银幕上齐头并进呈现,逐渐反映出同一主题时,观众便能感受到叙事的巧妙精密,以及几条线索的完美呼应。

二是血肉丰满的人物塑造。《第二十条》以小人物的视角作为切口来展现《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条款背后的法理人情。影片中的男主角检察官韩明,并非张艺谋经典之作《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样执拗的人物。韩明身上体现出圆形人物的典型特征,青年时他是为吕玲玲打抱不平而遭受撤职的斗士;步入中年,他逐渐变得圆滑,总想独善其身。而在经历张贵生死亡、郝秀萍坠楼、韩雨辰的灵魂拷问、吕玲玲的肺腑之言后,他选择做出尝试,坚守法律底线,不让人们对法律感到绝望。影片通过韩明的转变与成长,呼应了法律的完善与健全,更加折射出现实的困境与法律所具有的公平正义。此外,吕玲玲在几乎全员反对的情况下,力争寻找刘文经的那把刀,这把刀不仅仅是刘文经犯罪的证据,更是象征公平正义的利刃。影片中的其他人,如李茂娟、韩雨辰或是张主任,都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温暖、正

义与坚守。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坚守初心,最终才使正义得到伸张,而这来之不易的公平正义,也让观众看到曙光。

三是喜剧元素的巧妙融入。作为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第二十条》真正做到了喜剧与正剧的平衡。影片本身有着厚重深刻的主题,倘若拿捏不好尺度,便会有说教和鸡汤之嫌,而导演却出人意料采取喜剧的方式将其呈现,寓教于乐,深深扎根于观众心中。影片中的笑点与轻松氛围的营造多是通过大量对话,在家长里短的争论里展现了韩明一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设计将“正当防卫”的争论场景,具象在观众面前,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融合情与法的两难之境,达到笑中带泪的观影效果。喜剧元素的融入,也使原本沉重的话题获得一种轻快的氛围,降低了现实事件所带来的沉重压抑感。

普法教育的社会价值

其一,影片向观众科普了“第二十条”。《第二十条》全面、系统地呈现了正当防卫这一法条在实践中维护公平正义的不易,及其得到完善的过程。故事取材于2018年昆山反杀案、2018年福州赵宇案等被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而该片的描绘足够真实、立体,致力于讲述在这样一个案件背后,有着如何定性、如何判决的艰难过程,让观众明确何为“正当防卫”,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法。

其二,贴近民生,引起广大观众共情。影片高度还原现实中的检察官们的日常生活,以略带诙谐幽默的方式将其真实呈现出来。普通人要面对的孩子的升学压力、中年职场压力、夫妻矛盾等等琐碎的日常压力在检察官韩明身上也别无二致。公交车上、校园中、村庄里,这些贴近民生的生活场景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影片中张贵生的女儿对检察官韩明的发问“如果你在那辆公交车上,你会怎么做?”,还有韩雨辰那句“那谁有错?”,不仅是在问韩明,也是在问观众,每一次挣扎疑惑都是对每个人的灵魂叩问。

其三,是对公平正义的高扬。影片把情与法,以及法律和现实的冲突融合到一起,让人泪中带笑,在无奈与心酸中又给人以希望,引发深深的思考。正义虽会迟到,但永不缺席。亦如影片末尾,检察官韩明在听证会上所讲的那样,他们不只是在办案,而是在“办别人的人生”,不能让人们面对法律绝望。而这一段发自肺腑的陈辞,是对司法惯例的质疑与反省,是对圆滑世故的成人世界的警醒,更是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吁。他掷地有声地说,整本《刑法》就写着四个字:公平正义。这不仅是电影的圆满结局,引申到现实中也是美好的新愿以及对法律的尊重。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这样说道:“让执法司法更加有温度,人民群众才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第二十条》的放映,对于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十条》是对现实的一记重拳,拳拳到肉,击碎成人世界的圆滑世故,击碎既定规则的永恒适用,击碎残酷现实前的虚伪面具。影片能够将专业性与故事性相融合,让观众真正了解什么是正当防卫,促使观众乃至全社会进行反思,具有深远意义与独特价值。

当然,《第二十条》在获得赞誉的同时,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客观来讲,影片中存在着一些法律错误,创作不够严谨。剧情集中探讨“正当防卫”这一议题,忽视了其他法律问题的合理性。不过,瑕不掩瑜,影片通过喜剧形式对于社会问题的聚焦与探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喜爱。而此类现实主义的影片还具有更大的创作潜力,创作者们应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打开创作格局,追求艺术突破,以严谨的态度努力创作出更具时代价值、回应大众关切、促进社会进步的好作品。

《第二十条》： 当童话中的少年英雄老去

■文/徐驰

智慧的人物。正因她的智慧和正直、善良的性格,韩明的家庭难题才得以破解、儿子的“冤案”才得以“昭雪”,才让郝秀萍有了给韩明心灵一击的机会。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当童话中的少年变成中年后,智慧是他们解决困难的唯二法门之一。这种智慧,既属于《第二十条》的两位中年人,也属于本片导演张艺谋。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近20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所关注的是近年来社会的热点议题——何为正当防卫、何为公平正义。影片主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难免引发观众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却不是定档春节的《第二十条》所必需的。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特点是欢乐、祥和和团圆。此节日特征与《第二十条》的影片特质及其可能引发的争论截然相反。我们难以想象原本高高兴兴的一家人在看完电影后,因观点不同争吵着走出影院的样子。如果发生这种局面,无疑是对电影票房的当头一棒。

自1984年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师、踏入电影行业至今,张艺谋的电影生涯正好40年,恰如一位“电影中年人”。几十年的从业经验使张艺谋的电影功力日益精进,使其表达手段日趋丰满。在《第二十条》中,张艺谋将影片中很多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内容(如张贵生意外身亡、郝秀萍跳楼)消解在刻意穿插的喜剧情节中;将影片人物所面对的复杂、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融化进温暖的温暖家庭气氛里;将复杂的法理简化为百姓的朴素情感表达。这让《第二十条》既有了现实主义的厚度和深度,又保有春节档影片应有的温暖和欢乐;既有可讨论的丰富空间,又不至于破坏阖家团圆的美好现实。

智慧可以是杀敌的宝兵刃,也会成为伤害同胞的“凶器”。它发挥何种功用,还要看持剑人自己的心性。

《第二十条》共有三条线索:张贵生案、王永强案和韩雨辰案。三个案件的内容和结果不同,但都有同样的父子(女)关系。张贵生被判防卫过当后,他自己其实已经默许了判断的结果。但他的女儿一直坚持父亲无罪、要求父亲上访翻案。王永强在审讯过程中已

经认罪,但王永强的女儿坚信父亲无罪,并将写有“我爸爸是好人”的纸条塞给了韩明(他在影片大部分时间内也认为王永强有罪)。韩雨辰案中,作为父亲的韩明一直试图息事宁人,希望儿子能主动道歉,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让张主任撤案。但儿子韩雨辰却坚持自己是见义勇为,完全不认可父亲的做法。

在这三组案件中,中年人看现实利弊,少年谈理想信念。《第二十条》告诉我们,对现实利弊的正确取舍(智慧的使用)需要以正确的理想信念为基础。张贵生的死不是因为女儿对正确信念的坚持,而是韩明对现实利弊的错误取舍。如果他依旧坚持如此使用“智慧”,张贵生的悲剧将在王永强身上重演,韩明也无法回答儿子的追问。

从少年变为成年,使我们抛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式思考。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将对好坏、善恶的坚持与信念也一并抛弃,我们将如韩明一样陷入死循环中:越是权衡利弊,越会远离正确的理想信念,只能再次委曲求全,而后愈发远离真理。

解决困难需要智慧。但解决困难的手段和结果是多样的,运用不同的“智慧”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只有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韩明才能用真智慧得到真结果(如王永强案),否则只会酿成大错(如张贵生案)。

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作为解决困难的第二种法门,也同样既属于韩明与导演张艺谋。张艺谋在电影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这种关注不仅因为导演本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更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必然要求以及创作者所应有的理想信念。但重大社会议题往往是复杂的,正如《第二十条》中所关注的“正当防卫”问题一样,不仅张艺谋难以回答,法学界对此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如同他在三十年前的《秋菊打官司》中所做的一样,张艺谋通过《第二十条》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现实存在问题或困难的关注。而关注正是展开反思与检讨、激发改变与进步的基础。

童话不断被讲述,童话里的主人公也必然从少年变成中年。但当英雄不再年少时,他们仍在努力生活,以自己的智慧和信念面对广阔的世界。

女性命运的诗意表达 ——简评电影《孔秀》

■文/张宇

摇曳生姿,不断活跃跳动,柔弱又强大,渺小又炙热,一点点地点亮了一个印染厂女工崭新的人生。

影片艺术化地书写和呈现,沉重而厚重,让每个观众的身心仿佛与主人公融为一体,一起经历幽暗,直面困境,迎来光明。我们在主人公孔秀的命运变化里不断捭揆、品味波澜起伏的悲喜人生,痛苦而清醒,欢愉而振奋,独特而深刻。

凝练质朴呈现诗意唯美的表达

观影的过程中,我可以清晰地体察和感受到,影片导演王超努力地用一种特别真诚的态度、特别质朴的手法来拍电影,讲故事,树人物。影片高度凝练,质朴平实,没有一丝一毫的炫技,没有冗长拖沓的叙事,而是用特别贴近生活、贴近人物的叙事手法,用电影独特的视觉化呈现,用充满诗意的唯美表达,将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命运波澜展现在观众眼前,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影片中情节的推进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随着时间的发展次第铺开,产生了巨大的情感积累和精神冲击,直抵观众的内心,引发深深的震撼。

影片大约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影调都是暗淡的、萧瑟的,景物风貌,人居环境,服饰装束,除却编导对时代的和生活的尊重和还原,这些细节无疑都是精心设计过的,都是在默默地、于无声处映衬着人物的心情和心境。但是电影如果仅仅停留在展现苦难和悲凉,必定会流于普通寻常和片面单调。孔秀是柔弱隐忍的,但她又是坚韧顽强的,所以当孔秀穿上红色毛衣,眼中渐渐又生发出光彩,脸上又绽放出笑容。即使生活仍旧艰苦清贫,但

是她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分明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了对梦想的追求。非常可贵的是,编导关注于此并深挖,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人与事,绝不是停留在苦情、悲情、伤情上,而是一点一点,丝丝入扣,逐渐升腾起女性自觉自省,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突破自我的新希望,也体现出编导对人生与命运的深刻认知和在艺术表达上的提炼升华。

“河北制造”共创电影艺术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孔秀》还是一部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由河北人主创和主持拍摄、出品的作品。剧本改编自河北省老作家张秀珍的长篇小说《梦》,场景也在河北选取和拍摄,听说其间还经历了疫情的非常时期,可以想见摄制组遭遇和克服了多少艰难和困苦。所以,作为一个河北人,在影片中放眼望去,久久不能移目的都是北方农村的景象,印染厂车间的环境、寻常家庭的陈设、普通百姓的衣着,时代烙印的道具……这一切的一切,都透着本土土、熟悉又亲切的感觉。

影片的一场重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秀去乡下看前夫,苍茫的大山,干涸的河滩,典型的河北风貌,两个人就那样站在那里,对话简短且简单,但却让人感到他们是在和对方和解,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和命运和解。由此即可见编导对河北地域特色、人文生活、时代风貌的细腻感知和捕捉。

曾经,我们看电影,是在光影里看一段别人的人生,今天,看电影《孔秀》,我们分明在孔秀的人生里找到与自己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共鸣,这是影片的成功,更是我们的收获。

(作者为一级编剧、影评人)